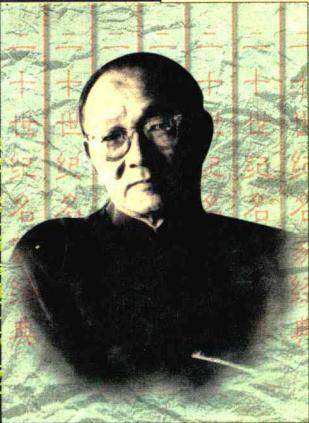


# 林语堂作品精选



幽默家沉浸于  
突然触发的常识和机智  
以闪电般的速度显示  
我们的观念与现实的矛盾





彰军  
编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语堂作品精选 / 林语堂著. —2 版. 桂林: 广西  
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9. 12

ISBN 7-5633-1845-3

I. 林… II. 林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645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  
电子信箱:pressz@public.gltt.gx.cn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421008)

开本: 850 mm × 1 168 mm 1/32

印张: 11 字数: 276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2 版 200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5 001 ~ 10 000 定价: 16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前言

林语堂(1895—1976),原名和乐,笔名语堂,福建龙溪人,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、散文家和学者。他出生在一个充满基督教思想气氛的家庭中,先后曾在厦门寻源书院、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。1919年,留学美国哈佛大学,获语文学硕士学位,然后到德国耶拿大学、莱比锡大学读书,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

归国后,林语堂历任北大、北师大、女师大和厦门大学教授。1927年春,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,同年7月到上海,开始专事著述。1932年至1935年,他创办了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和《宇宙风》杂志。1936年,留居美国,主要从事英文写作。1966年,定居台湾,除写作以外,还兼任一些文化活动的职务。1976年,林语堂病逝于香港。

林语堂一生著译甚多,在他的主要著译中,中文著作有:《大荒集》、《我的话》、《进行集》、《有不为斋文集》、《无所不谈合集》、《苏东坡传》等;英文著作有《吾国吾民》、《京华烟云》、《红牡丹》

等，作品内容涉及范围较广，有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学术专著和人物传记等。

本书系从林语堂博士丰富的著述中，选择了有关人生的部分和部分智语录。这些作品，从人类观念、人生态度，直到种种具体问题，诸如家庭、日常生活、大自然，以及文化方面的享受，无论巨细，都有着痛快淋漓的议论、简明切当的批评，充满机趣的感悟，集中显示了林氏的“魔力”所在。

本书付梓再版，精选林语堂作品的精华——散文编印成书。读他的这类作品，有如亲人朋友，在随意的絮谈中达到心的交流，受到艺术的熏陶，并获得丰富的人生知识。全书共分“幽默人生”、“享受人生”、“私人证言”和“妙语精萃”四个部分。虽然在“私人证言”中有时嬉皮笑脸，有时亦或油腔滑调，为编辑所不喜，但不难看出，从中提供了不少关于他本人的生活材料，可以作为他的整个社会观、人生观的印证，使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林博士毕竟是一个坦诚的人。

编 者

# 目 录

## 幽默人生

3	■ 论趣
6	■ 论幽默感
12	■ 家庭与婚姻
18	■ 妓女与姬妾
24	■ 论性的吸引力
30	■ 理想的女性
34	■ 恋爱与求婚
37	■ 论踢屁股
40	■ 中国人之聪明
43	■ 课儿小记
48	■ 老年的来临
57	■ 人生的归宿
61	■ 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
65	■ 以放浪者为理想人
68	■ 诗样的人生
70	■ 灵与肉
73	■ 人生快乐的问题

78	■ 悠闲生活的崇尚
82	■ 谈茶与友谊
85	■ 说乡情
87	■ 记鸟语
90	■ 论谈话
96	■ 论赤足之美
99	■ 论孔子的幽默
104	■ 一张字条的写法

## 享受人生

---

111	■ 论政治病
114	■ 论肚子
122	■ 论裸体
126	■ 论躺在床上
131	■ 住宅与庭园
137	■ 秋天的况味
139	■ 买鸟
145	■ 记钓鱼
148	■ 论解嘲
150	■ 论握手
154	■ 乐园失掉了吗
159	■ 说避暑之益
163	■ 艺术与消遣
173	■ 论梦想
178	■ 论西装

- 183 ■ 论买东西  
186 ■ 谈花和养花  
191 ■ 春日游杭记  
196 ■ 谈游览

## 私人证言

- 
- 205 ■ 我未曾做过的事  
208 ■ 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 
211 ■ 我要本来面目的自由  
215 ■ 看电影流泪  
218 ■ 我的戒烟  
222 ■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 
225 ■ 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  
229 ■ 我的图书室  
233 ■ 我搬家的原因  
236 ■ 一个素食者的自白  
239 ■ 纪春园琐事  
243 ■ 庆祝旧历元旦  
247 ■ 读《萧伯纳传》偶识  
253 ■ 读邓肯《自传》  
263 ■ 冬至之晨杀人记  
267 ■ 记翻印古书

## 妙语精萃

- 
- 277 ■ 爱情·婚姻·家庭
  - 286 ■ 男人·女人·孩子
  - 294 ■ 人情·风俗·世故
  - 319 ■ 名人·圣贤·百姓
  - 326 ■ 人生·生活·修身
-

# 幽默人生

Y  
O  
U  
M  
O  
R  
E  
N  
S  
H  
E  
N  
G

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，就是做一个不义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，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。



## 论 趣

记得那里笔记有一段，说乾隆游江南，有一天登高观海，看见海上几百条船舶，张帆往来，或往北，或往南，颇形热闹，乾隆问左右：“那几百条船到那里去？”有一位扈从随口答道：“我看见只有两条船。”“怎么说？”皇帝问。那位随行的说：“老天爷，实在只有两条船。一条叫名，一条叫利。”乾隆点头称善。

这话大体上是对的。以名利二字，包括人生一切活动的动机，是快人快语。但是我想有时也不尽然。大禹治水，手足胼胝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不见得是为名为利吧。墨子摩顶放踵，而利天下，就显然不为名利。他们是圣人贤人，且不说。我看至少有四条船叫做名、利、色、权。世上熙熙攘攘，就为这四事。色是指女人，权是指做事的权力，政权在内。不爱江山爱美人，可见有时美人比江山重要，不能不说这是推动人世行为的大动机大魔力。有能力或权力做出大事业来，不为任何力量所阻挠，为事业成功，也可成为人生宗旨，鞠躬尽瘁做去。为名利死，为情死，为忠君爱国死，前例俱在。

只是有时一人只想做官，不想做事，这就跟一般商贾差不多了，只怕利禄熏心，就失了人的本性。能够超脱自喜，做到适可而止，便是贤人。但是排脱最不容易。以前有位得道的大和尚，面壁坐禅十年，享有盛名。一日有一位徒弟奉承他说：“大师，像

你做到这样超凡入圣，一尘不染，全国中怕算你是第一人了。”那大师不禁微微一笑。这也可见名心之难除也。

但是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，叫做趣。袁中郎叙陈正甫会心集，曾说到这一层。人生快事莫如趣，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，就由趣字得来。巴士特(Pasteur)发明微菌，不见得是为名利色权吧。有人冒险探南极北极，或登喜马拉雅山，到过人迹未到之地，不是为慕名，若是只为图个虚名，遇到冰天雪地，凉风刺骨一刮，早就想“不如回家”吧。这平常说是为一种好奇心所驱使。所有科学的进步，都在乎这好奇心。好奇心，就是趣。科学发明，就是靠这个趣字而已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科学家发见声光化电，都是穷理至尽求知趣味使然的。

我想这趣字最好。一面是关于启发心知的事。无论琴棋书画都是在乎妙发灵机的作用，由蒙昧无知，变为知趣的人，而且不大容易出毛病，不像上举的四端。人有人趣，物有物趣，自然景物有天趣。顾凝远论画，就是以天趣、物趣、人趣包括一切。能够潇洒出群，静观宇宙人生，知趣了，可以画画。名、利、色、权，都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。只这趣字，是有益身心的。就做到如米颠或黄大痴，也没有什么大害处。人生必有痴，必有偏好癖嗜。没有癖嗜的人，大半靠不住。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。

青年人读书，最难是动了灵机，能够知趣。灵机一动，读书之趣就来了。无奈我们这种受考试取分数的机械教育，不容易启发一人的灵机。我曾问志摩，“你在美国念什么书：”他说：“在克拉克(Clark)大学念心理学。就是按钟点，摇铃上课摇铃下课，念了什么书！后来到剑桥，书才念通了。”这就是导师制的作用。据李考克(Stephen leacock)说，剑桥的教育是这样的。导师一礼拜请你一次到他家谈学问。就是靠一支烟斗，一直向你冒烟，冒到把

你的灵魂冒出火来。与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灵犀一点通，真不容易，禅师有时只敲你的头一下，你深思一下，就顿然妙悟了。现代的机械教育，总不肯学思并重，不肯叫人举一反三，所以永远教不出什么来。

顾千里裸体读经，是真知读书之趣的。读书而论钟点，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李考克论大学教育文中，说他问过第四年级某生今年选什么课。那位说，他选“捐客术”及“宗教”两课，每周共六小时。因为他只欠这六小时，就可拿到文凭。“捐客术”及“宗教”同时选读，实在妙。但是这六小时添上去，这位就会变为学人了吗？所以读书而论钟点，计时治学，永远必不成器。今日国文好的人，都是于书无所不窥，或违背校规，被中偷看水浒，偷看三国而来的，何尝计时治学？必也废寝忘餐，而后有成。要废寝忘餐，就单靠这趣字。

## 论幽默感

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，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——幽默在政治上，在学术上，在生活上的地位。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，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。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。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。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笑的能力，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，或者如一个美国人所说，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。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，可是在公共场所中，他胡须总是高翘着，给人以可怕的印象，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。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——因胜利而笑，因成功而笑，高踞人上而笑，——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在因素。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，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。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。

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：民主国的总统会笑，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——牙床凸出，下颌鼓起，下唇缩进，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，好像没有他们，世界便不成为世界。——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，这对于他是好的，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。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？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？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、庄严、愤怒，或非常严肃的样子，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？我所读

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，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。这稍微恢复我对他的信仰。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，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，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。

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，并不是无聊的寻开心；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他们有的是枪炮啊。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，我们才能够体味出政治上的重要性。比如说，派遣五六十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，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，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，那么世界便有救了。因为幽默一定和明达及合理的精神联系在一起，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会辨别矛盾、愚笨和坏逻辑的微妙力量，使之成为人类智能的最高形式，我们可以肯定，必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。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，史梯芬李可克 (Stephen Leacock) 代表加拿大；却斯透顿 (G. K. Chesterton) 已经死了，可是伍德好司 (P. G. Wodehouse) 或爱多斯赫胥黎 (Aldous Huxley) 可以代表英格兰。威尔罗杰 (Will Rogers) 可惜已经死了，不然也倒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；现在我们可以请劳勃本区雷 (Roubert Benchley) 或海胡德勃朗 (Hey Wood Broun) 去代替他。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也有她们的幽默代表，如果派遣这些人物在大战的前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，我想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地努力，也不能掀起一次欧洲的大战业。你会不会想像到这一批国际外交家会掀起一次战争，或甚至计谋一次战争。幽默感会禁止他们这样做。当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时，他们是太严肃了，他们是半疯狂的。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，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。具有健全常识的幽默家是不会这么想。你可以听见萧伯纳在大喊爱尔兰的错误的，一位柏林的讽刺画家说，一切错误都是我们的，勃朗宣称

大半的蠢事应由美国负责，可以看见李可克坐在椅子上向人类道歉，温和地提醒我们说，在愚蠢和愚憨这一点上，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誉强过其他民族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大战又何至于能引起呢？

那么是谁在掀起战争呢？是那些有野心的人、有能力的人、聪明的人、有计划的人、谨慎的人、有才智的人、傲慢的人、太爱国的人，那些有“服务”人类欲望的人，那些想创造一些事业给世人一个“印象”的人，那些希望在什么场地里造一个骑马的铜像，来睥睨古今的人。很奇怪地，那些有能力的人、聪明的人、有野心的人、傲慢的人，同时，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，缺乏幽默家的勇气、深刻和机巧。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。他仍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。如果一个外交家不低声下气地讲话，装得战战兢兢、胆怯、拘束、谨慎的样子，便不成其为外交家。——事实上，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国际幽默家的会议来拯救这世界。我们大家都充分地潜藏着这所谓幽默感的东西。当欧洲大战的爆发，正在一发千钧的当儿，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，那些最“有经验”和自信的，那些最有野心的，那些最善于低声下气讲话的，那些最会装得战战兢兢、拘束、谨慎的模样，甚至那些最切望于“服务”人类的外交家，在他们被派遣到会议席上去时，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开会议程中，拨出十分钟的辰光放映米老鼠影片，令全体外交家必须参加，那么任何战争依旧是不可避免的。

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：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。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，并且替未来的人类，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，开辟了一条道路。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。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，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，丰富的健全常识，简朴的思想，宽和的性情，及有教养眼光的